

让中国文化永远保留一份童真

——薛老师山水课堂作品展前言

薛金炜 文/图

山水画是中国绘画传统重量所在,也是中国艺术轻盈浪漫特性的一种展示。我相信,展子虔、李昭道、赵大年、米友仁、马和之、钱选、赵孟頫、倪瓒、恽南田、梅清、石涛、朱耆、金农、虚谷、齐白石、黄宾虹……这些人在画山水的时候,都是满心洋溢着童真的,他们的作品如童话与童谣,让中国的文化永远保留了一份童年的天真意味。

但我在水墨课上开发这个题材,却是最晚的事,我总怕孩子们不容易理解。直到有一次尝试着打开一幅古代山水画,就有一年级的小男孩惊呼:“呀,这是李白诗里的仙山啊!”立即让我信心大增。

最奇异的遭遇无过八大山人了。

八大山人笔墨精粹,造型简洁,别成天地,白石老人都愿为他“门下走狗”。许多画家高山仰止,避其锋芒,不敢碰他。当然也有当代狂妄大师说,给若干年时间就可超越他,但这口气像个门外汉;真的高度,不可以巧密得,不可以岁月到。我们多少画家都活了王希孟的两辈子三辈子了,哪里就能超越了?只有在孩子眼里,八大山人的山水清朗、有趣,不是用来超越的,不是用来躲避的,是用来亲近的。成年人的障,在于成见深;孩子的别解,则是来自单纯,很有明心见性,一超直入的意思。许多孩子的临仿和发挥,会让我一惊一乍,然后大喜过望。

山水画是一个有常理而无常形的品种,造型似不求精严,气脉却必求贯

通。所有的孩子都喜欢拿笔在纸上肆意妄为,乱涂乱画,这乱画中自有一种“气脉贯通”可以借用,一些大画家其实也有相似的工作状态。所以留给孩子们一些乱涂的时光是必需的。涂鸦中会有体验,有快意,有意外的发现。谁知道呢,那可能就是一种重要的时光,最自由的时光,最能找到新感觉的时光。事实上,孩子的许多最放松最大气的精品,都在不经意中产生。

写生和临摹,深入观看真实世界和画里世界的训练,都少不了“中得心源”的参与。真实世界转换为画,有着无限的可能性,有自由发挥、随机应变的极大空间。写生过程同时是陶冶灵性、变化气质的过程,临摹也是。名画有时很复杂,有时很神秘,孩子们大都不怕——我

们可以简化,可以转化,可以改画,也可以只是参考一下,然后借题发挥,画出我们自己想画的画。

当然,孩子们无论怎样自由开放地吸取一切,以天真的水墨语言开拓着表达的空间,渐渐地,他们最终将发现并走进民族文化的丰厚传统——中国画传统。

这个传统重视临摹,重视向古代大师学习,但是反对死板地徒摹皮毛,而是提倡得其精神,超其师门。临摹往往是综合了古人法、眼前景、心中意,画出“不合而合”、别具精彩的作品。在这样的临摹中,传统滋养天性,丰满天赋,完成个性,是孩子成长的重要过程。

(薛老师山水课堂作品展将于8月2日至8月11日在常州美术馆三楼展厅举办)

雨天茅山行

胡雪峰

连续数日黄梅雨,浙浙沥沥,周末想户外行的念头像闪电般不时出现,可窗外的雨还是那样纠缠多情。忍不住掏出手机查阅“金坛气象”服务号,在24小时预报几乎全屏显示雷阵雨的标识下,突然看到12时、13时、14时标识为阴,西南风<3级。顿时,那淡墨的标识云朵如屏幕裂隙中迸出的一缕阳光,一扫心底阴霾,我决定利用天气预报不下雨的2个多小时去登茅山。

对一位资深驴友来说,准备工作那是相当迅速。从挂衣架上下下双肩包,到鞋柜中拿出登山鞋,又从冰箱里取出食品,倒上两大杯开水,再从储物柜中翻出雨衣,登山杖、雨伞、矿泉水等汽车后备箱中的标配,随时备用。

11点45分,我们驾车来到了茅山东南坡下的万福登山公园。因为雨天道路湿滑,我和妻子选择了一条相当成熟的线路。在起点处的万福碑下,我们自拍一张照,传到微信家庭群里,让儿子知晓我们的行踪,也可不时共享登山途中的风景。

拾级而上,首先穿越的是竹林区,细窄的竹叶上沾满雨珠,山风“入竹万竿斜”,雨珠弹射,防不胜防。竹林不足百米,很快我们便进入混合林区,因松树等林木高耸,林间视野也开阔起来。空山新雨后,湿气浸染的蛛丝轻轻摇曳,明亮晃眼。蜗牛们在台阶上缓缓爬行,却恣意纵横。鸟儿们在枝头欢快地交谈着,时不时飞掠树梢,追逐嬉戏。蝉儿蛰伏在树干上不知疲倦地鸣响。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。”涓涓溪流从山缝隙间渗出,冲积成潭,水潭中漂浮着少许松针落叶,数粒松果在水面旋转翻滚,溪流溢出,又见“清泉石上流”。此刻,我在观景,景中有我。德国作家黑塞说:旅行就是艳遇。不是吗?今日户外旅行就是与雨天的风景相遇,艳遇让我们对下一段的旅程充满期待。

30分钟后,我们顺利抵达了半山腰,沿消防通道继续前行。消防通道是一条盘山公路,水泥路面,约有4米宽。右转几百米后再左转,壁立孤直的两侧峭壁

间,一桥飞架东西,山脊变通途,那便是天桥。远远望去,弯拱纤细的天桥如镶嵌在大山额头上的一道平安符,福佑众生。天桥,是森林火情的观测点,当仁不让成为绝佳的观景台、网红地。爬上天桥,往日里清晰可见的田野村落、大小水库朦朦胧胧,极目远眺,勉强能辨认出主峰、二茅峰、三茅峰依稀的轮廓。惟有那满山的苍翠格外清新,郁郁葱葱的层林,生机盎然,绿得如此深沉。山风清凉,绿叶起舞,溪水潺潺。我张开双臂,似乎可将群山揽入怀中,顷刻间,内心如此宁静。

13点,我们终于到达了茅山主峰,在福地茅山主题邮局门前凳子上歇息。黄梅天,十八变。刚坐下,一大片云团便从后山涌来,风也渐渐嘶鸣起来,阵雨又来了。我起身走进邮局咖啡馆,点了杯栀子花拿铁。制作过程中,自然和服务员聊到了天气。我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天气预报没雨呀,她扑哧一笑:“那是你们金坛的预报,我们句容的预报一直有雨的。”是呀,一山横跨两地,在通往金牛洞索道大门口,游客中很少有人去品鉴大门两侧的那副名联“驾金牛寻访梁唐宰相家,乘玉龙溯游秦汉神仙府”,却不约而同对着铝制白底红字的地面标识“常州金坛茅山欢迎您,镇江句容茅山风景区欢迎您”拍照打卡,另类风景,不脛而走地红了。

一杯咖啡,两盒酸奶,数包零食,我们就坐在茅山邮局门口的椅子上休憩。顶峰上云雾缭绕,幻如仙境,雨声嘈嘈,拨动心弦。在山顶,我也能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,何等有幸,又多想化身雨后的那道彩虹,将风景定格,盖上“福”字邮戳,寄给未来和我的亲人们!

雨终究没有停的迹象,我们决定冒雨下山。身披雨衣,手拄登山杖,脚踏登山鞋,“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路面确实湿滑,登山杖的金属尖头和石板急促擦划,有几次还火星四溅。林间的羊肠小道,我们牵手搀扶,处处留心,道路崎岖坎坷,我们却平安一路。

刚下山,太阳就出来了。那一刻,我们拭去脸上的汗水,抖落身上雨珠,笑容比阳光还灿烂。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

旗袍

草央

撞过腰。腿脚怕冷,穿旗袍都要穿连裤袜,冷穿厚热穿薄,林林总总,袜裤很多。

不过袜裤穿脱比较麻烦。某天,忽发其想,旗袍里面配或黑或白宽腿裤,长过旗袍,甩了袜裤穿脱的麻烦,旗袍就有了层次感。唯一不足是腰部多了裤襻,显腰粗。不过与穿脱方便相比,腰粗点也无所谓了。

这与奥黛穿法有相似又有差异。奥黛也是长袍配长裤,但奥黛开叉在腰部两边,旗袍开叉在大腿中部(海派旗袍)。奥黛紧身,旗袍合身。旗袍配长裤,没人穿过,我创先例。嘿嘿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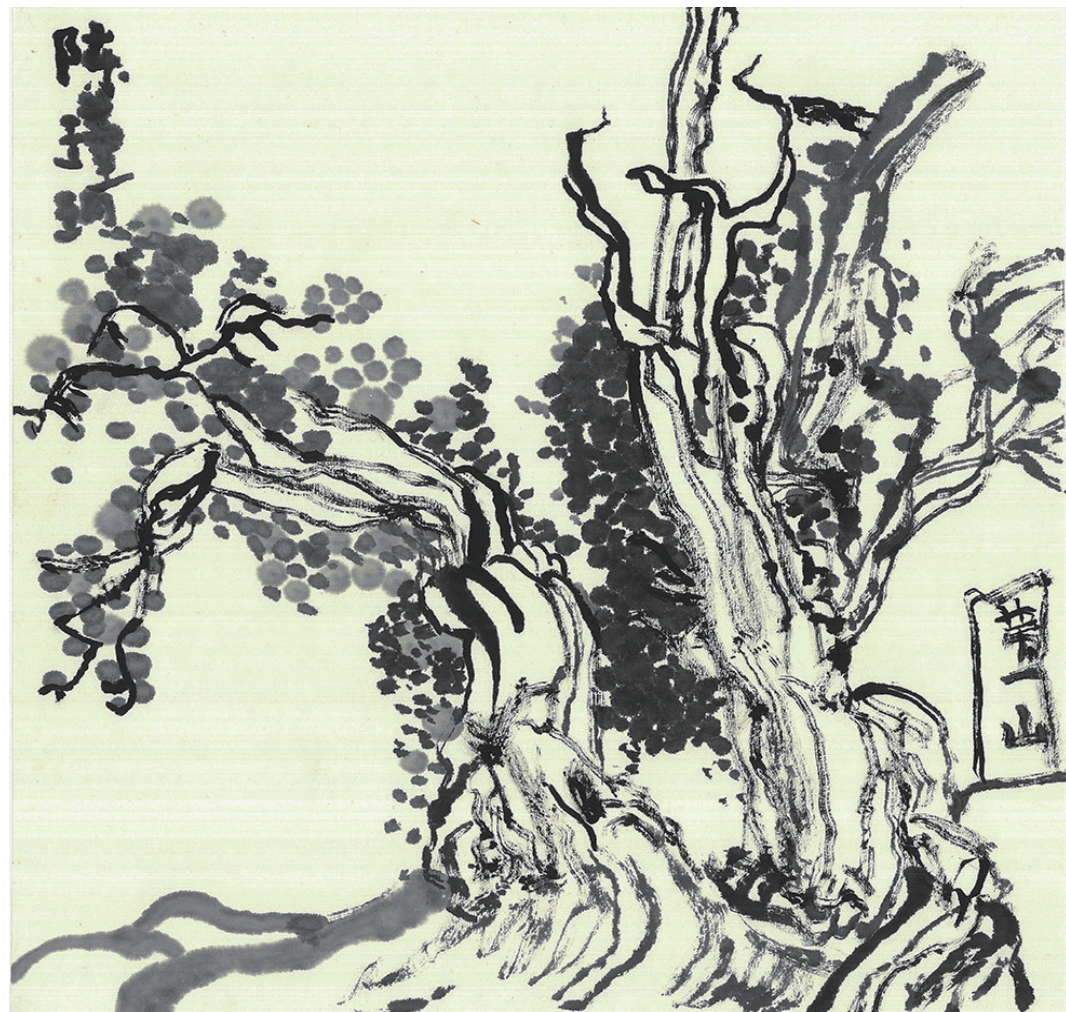
去年还是前年,时装界突然出现旗袍配长裤穿法,谓时尚。窃笑,这不是我搭配过的吗?可惜无名小卒,领导不了时尚,只能独善其乐。

今天逛了以下以前买旗袍的网店,发现模特已换,价位高了很多,买家秀也都已陌生。对旗袍款式的热爱、穿搭的自由、表现的狂野,随着那批买家秀的退隐,也变得陌生了。但不枉那两年对旗袍的疯狂,对旗袍有了新的认知,也填补了穿衣的空白——旗袍,我穿过。

以前天热时,脖子怕冷,旗袍中高领正好挡了冷意。这两年脖子怕热了,旗袍相对穿少了。现在退休,在妈妈家要劳动,旗袍不穿了。穿着旗袍浇水拔草,不合时宜呀。

那天,妈妈见五六十岁的村人都穿裙子,她问我你怎么不穿旗袍?我说穿了旗袍怎么浇水?妈妈说一样浇嘛,大不了慢点。我说穿旗袍浇水,像什么样子?妈妈说有什么不像样?倒没想到妈妈有这想法,妈妈这是前卫!

和同事聊起这话题,同事说妈妈是想你穿得漂漂亮亮的,“我自己就希望自己女儿美美的。”同事回答。



古柏 陈瑾玥 7岁



东坡公园写生 史大有 10岁



东坡公园写生 俞悦 12岁



桃花源 庄书青 6岁



杉树林 周钰鑫 5岁



青果巷写生 朱奕宁 10岁



山雨 吴奕霖 6岁



小景 路舒涵 9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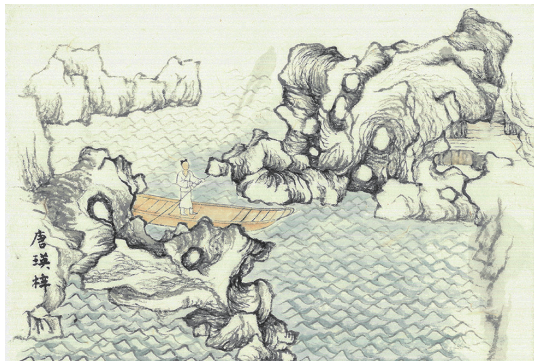
红梅公园写生 孙玥岱 12岁



乡村 王晓羽 10岁



山林 刘小满 6岁



临元人画 唐瑛梓 13岁